

伊藤计划
三部曲

屍者の帝国
III

故去者之国



(日) 伊藤计划 著
×
(日) 圆城塔 著

丁丁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伊藤计划
三部曲

屍者の帝国

III

故去者之國

(日) 伊藤计划 著

×
(日) 圆城塔 著

丁丁虫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9835 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SHISHA NO TEIKOKU

Copyright © 2012 by Project Itoh, Toh Enjo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去者之国/(日)伊藤计划,(日)圆城塔著;丁
丁虫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伊藤计划三部曲)
ISBN 978-7-02-012060-4

I. ①故… II. ①伊… ②圆… ③丁… III. ①科学幻
想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823 号

责任编辑：甘 慧 王皎娇

装帧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60-4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序章 \ 1

第一部 \ 19

第二部 \ 123

第三部 \ 229

尾声 \ 343

序章

首先需要解释我的工作。

无论如何，尸体必不可少。

一进入昏暗的教室，就闻到一丝异臭，我不禁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异臭的来源并不难找。那不是教室里的臭味，而是典型的尸臭，尸体的臭味。八角形的讲堂中心是一座解剖台，解剖台旁边是教授和瓦斯灯，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怪异的机器。我和我的朋友韦克菲尔德一起走进教室，在围着教授和解剖台的八角形座位当中找了一个坐下来，等待听课的学生到齐。

“就是那个吧？”

韦克菲尔德指着横在解剖台上的东西向我耳语。那东西从头

到脚都盖着白布，肯定就是尸体。今天会在授课中用到尸体，这让教室里的所有学生都兴味盎然。教授等大家都到齐之后，取出年代久远的黄磷火柴，在解剖台的一角轻轻擦燃，点起旁边瓦斯灯里的石炭瓦斯。教室里弥漫着的一丝尸臭中混上了黄磷与瓦斯的气味。教授清了清嗓子，开始上课。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用的是全新的尸体。我想各位也听说了剑桥发生的丑闻，在我们伦敦大学医学部，绝不会出现那样的事情。请各位满怀自豪勤勉学习。”

“是哦。”

韦克菲尔德刚刚偷笑了一声，就被教授瞪了一眼，像兔子一样缩回去了。这家伙真是麻烦，搞得我心情很不好。苏华德教授很看好我，我不想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混蛋，给我安分一点。”我捅了捅神经大条的朋友。韦克菲尔德耸耸肩。

话说回来，听说了剑桥的事情就一定要讲个清楚，教授这种刻板的性格也挺让人别扭的。所谓剑桥丑闻就是一起盗尸案，上至《泰晤士报》这种上流社会的报纸，下至《每日电讯报》这种只要一便士的平民报纸，全都做了报道。据说是剑桥的某位教授从盗尸贼手里买了尸体做研究。在如今这种尸体严重短缺的时代，大概有不少教授、博士对此都抱有同情吧。自由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尸体支撑的，然而可用的死人数量终究有限，牧师的工作也不单单是出具《尸体再处理证明》。说简单点，死亡人数毕竟不是能随自由主义经济的需求可增可减的。

“昨天的《每日电讯报》登了个新闻。”

韦克菲尔德毫不吸取教训，又和我耳语。

“怎么说？”我问。

“有个寡妇经过皮卡迪利广场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自己过世不久的丈夫在驾驶公共马车。她本来还以为丈夫正在坟墓下面长眠呢。”

“没有得到死者生前的同意，擅自将之改造为弗兰肯，这是意思吗？”

“没错。伦敦市长说，如今不列颠的逝者完全得不到安息了。”

“这么严重？”

“根据伦敦警察局的统计，因为盗窃尸体而入狱的罪犯人数已经达到了去年的 1.6 倍。”

我叹了一口气。对死者的需求不断增长，盗尸贼的数量也跟着增长。死者的产量无法提升，不可能像增加耕地面积来提升收成，或者增加奶牛数量来提升黄油产量那样。只要没有大规模的疾病流行，英格兰的民众、女王陛下的臣民，能够“生产”的死者数量就不会有大的变化。

“据说现在已经有了二十四小时全天守卫的墓地，”韦克菲尔德夸张地颤抖起来，“通宵监视墓地——哎呀，太可怕了。”

“你怕鬼吗？”我问。韦克菲尔德摇摇头。

“灵素属于科学范畴。我害怕的是吸血鬼和狼人之类的东西。”

“你也挺有趣的嘛。”

“韦克菲尔德！”

教授大喊了一声，把我和韦克菲尔德都吓呆了。教授生气地用手杖轮流指着我和韦克菲尔德。

“有什么要说的就到这里来对大家说，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说灵素。”

“没、没有。对不起。”

“那就好好上课！”

苏华德教授掀开台上的白色帆布。果真如教授所言，下面躺着一具毫无伤痕的全裸尸体，年纪大约三十多岁，没有明显的外伤，大概是病死的吧。

生命的灯火——灵素消亡的肉体上，存在着某种残酷之美。生则为人，死则为物——虽然不能如此简单地区分，不过在这般没有什么伤痕的遗体上，那种美异常醒目——活着的时候被生命掩盖的、功能性的构造之美，骨骼与肌腱整合而成的精致机械呈现出的“物”之美。

“生者与死者的区别是什么，华生？”教授问。

我冷静地回答：“区别在于有没有灵素。”

“对，有没有灵素，也就是俗话说的灵魂。实验发现，与生前相比，人类死亡时的体重差不多会减少 0.75 盎司，21 克。通常认为这就是所谓‘灵素的重量’。”

教授用手杖指向尸体的头部。头上的毛发剃得干干净净，裸露的皮肤上满是骨相学的大脑功能分区图，头部的各分区上都插着针，针上连着线，线被捆成一束，与虚拟灵素写入机——向死者“写入”虚假之魂的邪恶机器——和为它提供动力的勒克朗谢电池连在一起。

“今天有幸从阿姆斯特丹大学请来了研究灵素的第一人，也

是我杰克·苏华德的恩师。他的授课必定会激发各位的智慧，给你们带来有用的知识——有请教授。”

“谢谢，杰克。”

声音从教室外面传来。一位身材匀称的绅士走进教室。他的年纪大约六十多岁，脸上带着笑容，唯有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全无笑意。他戴着礼帽，提着手杖，走到苏华德教授身边。

“首先应该做个自我介绍吧，”他把礼帽摘下来递给苏华德教授，“我是亚伯拉罕·范海辛教授。”

“他不是吸血鬼专家吗？竟然是苏华德教授的老师，真厉害。”

喜欢打听八卦的韦克菲尔德对我耳语。我厌烦地摇摇头。

“范海辛博士只是系统地研究过有关吸血鬼的民间传说而已。别跟八卦小报似的说他是什么吸血鬼专家。”

“《每日电讯报》上白纸黑字写着教授是吸血鬼猎人哟。”

“低俗小报的消息不要当真好不好？”

苏华德教授低咳了一声，瞪了交头接耳的我和韦克菲尔德一眼。我愤恨地用力捅了捅韦克菲尔德。

“我有幸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任名誉教授。有些人认为我是吸血鬼等奇怪门类的专家——”听到这儿，学生们都很有礼貌地笑了起来，“我的专业其实是精神医学，灵素也包含在这一领域中，吸血鬼传说的论文只是余兴。那么——”

范海辛教授敲了敲死者画满各种标记的头。

“这个头盖骨里面的脑灰质——大脑皮层，现在是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灵素。死的时候，0.75 盎司的灵魂从人体消失了。

那么，是谁最早发现是灵素使得生命成为生命的？”

大约是刚才被苏华德教授训斥的时候留下了印象吧，范海辛教授的手杖指向了韦克菲尔德。突然被点名，韦克菲尔德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缩了缩头。看到他冥思苦想的样子，我有点幸灾乐祸。

“啊，那个，是弗兰肯斯坦吧。”

“这是一般人的回答。身为伦敦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这样的回答不能算合格。”

范海辛教授很严格。韦克菲尔德面红耳赤，缩着头无地自容。我暗想他是自作自受，不过多少还是产生了一些同情心，举手问范海辛教授能不能由我代为回答。

“唔，那么旁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你来回答。”

华生，约翰·H. 华生。我沉着地报上自己的名字。

“‘灵素’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弗朗兹·安东·麦斯麦医生提出的‘动物磁气说’。在弗兰肯斯坦先生制造出最早的‘造物’之前，这个理论由德国医学家麦斯麦先生提出。”

“说的很好。苏华德，看来华生很优秀。”

得到范海辛的夸赞，我有点得意。虽然感觉不该利用朋友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过也不想让教授认为伦敦大学的学生全都和韦克菲尔德一个德行。

“自古以来，用科学解释‘灵魂’的尝试持续不断。虽然这一问题最终以‘灵素说’得以解决，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动物磁气的假说。实际上，仔细查阅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保存的弗兰肯斯坦文献，可以看出弗兰肯斯坦对于麦斯麦的动物磁气理论

相当熟悉。目前科学界的一致看法是，弗兰肯斯坦的灵素理论正是由麦斯麦的动物磁气说发展而来的。”

学生们开始记笔记。我和韦克菲尔德也从包里取出笔记本，奋力记录范海辛教授的话。

“为了表示对麦斯麦先生的敬意，动物磁气又被称作麦斯麦素。按照麦斯麦的理解，动物磁气是在动物体内成千上万的孔道中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流。现代科学的最新观点认为，激活人类大脑的主要是灵素，它会让大脑产生出‘相性’‘模式’‘现象’。虽然与动物磁气说略有些区别，不过无论如何，弗兰肯斯坦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研究室中发展了动物磁气说，创立了灵素说，并最终产生出向失去‘灵素’的大脑中写入‘虚拟灵素’的想法。”

“动物磁气说曾经遭到过否定吧？”

我这样一问，范海辛教授点点头。

“你知道得不少嘛，看来苏华德教授有个好学生。”

范海辛教授一点头，苏华德教授也随之点头。他对我的评价很高。

“1784年，路易十六世为了验证动物磁气而召集的科学院的学者们，最终否定了动物磁气的存在。那是弗兰肯斯坦制造出第一个‘造物’之前几年的事情。这也情有可原。尽管今天麦斯麦的动物磁气说被重新评价为灵素思想的引路学说，但在当时，临床上的证据太少了——那么，我们来尝试写入虚拟灵素吧。”

苏华德将一连串穿孔卡片插入写入机的读卡槽。穿孔卡片的内容是剑桥大学灵素分析研究所制定的最新标准模型，是根据分

析机中反复模拟灵素运行情况的结果而开发的版本。目前普遍认为这一模型是让死者运行得最稳定的版本。卡片设置完毕后，范海辛教授拉下写入机侧面的拉杆，写入机读取穿孔卡片上记载的灵素模型，通过勒克朗谢电池的电流刺激，由刺入头骨中的金属针写入脑组织。

“勒克朗谢电池的发明，终于提供了稳定的电流，”电流向死者写入伪灵魂的期间，范海辛颇为感慨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获取电流，不得不费尽力气。对了华生，你知道这种电池的结构吗？”

“正极是二氧化锰与碳的混合物，负极是锌，电解质是氯化铵溶液。”

我流利地回答，范海辛点点头，显得颇为满意。

“唔，化学也很不错啊。弗兰肯斯坦的年代，电池这个东西才刚刚发明。伽伐尼制造出第一个电池是在 1791 年，差不多一百年前。要用那样微弱而又不稳定的电流向死者写入虚拟灵素，真是令人同情——苏华德，差不多了吧？”

“时间刚好，教授。”

很好，范海辛说着，在死者耳边打了个响指。学生们屏息静气观察着这一场景。包括我和韦克菲尔德在内的所有学生都是第一次见到死者弗兰肯化的瞬间。教室里连吞咽口水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真担心有人会窒息。

突然，死者的眼睛睁开了。

“哇！”

韦克菲尔德吓得往后一跳。死者看上去对于自己的复活也有点惊讶。那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眼神空洞。前方并非是它应该身处的天堂或地狱。

我们亲眼目睹了死者的复活。

死者带着一脸淡然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才是自然的真理。

它并没有重新获得生命，只是顺从被写入的虚拟灵素而行动的尸体而已。即使如此，亲眼目睹了刚刚还了无生气的东西突然开始运动起来，还是禁不住令人有种脊椎中刺入一把冰刀的恐惧，仿佛发生了某种禁忌之事一般。

直到一百年前的十八世纪末为止，人类的肉体一旦死亡，不到“最终审判日”是不会复活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死者死后也有各种忙碌。

“写入的控制系统是非常标准的通用剑桥引擎。不过，社会上使用弗兰肯的时候，会在这个引擎的基础上根据各种情况写入插件。比如车夫插件、管家插件等等，特别是关于工厂劳动，每个职业都有相应的插件——站起来。”

范海辛一下令，死者便从解剖台上下来，以笔直的姿势站立不动。

“随着骨相学，特别是头盖骨测定法的发展，大脑的功能地图达到了相当的精度。头盖骨测定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促进了高分解能的虚拟灵素建模，带来了更为‘自然的’弗兰肯动作控制。不过，要想让死者和生者的眼神和动作达到与生者类似的水准，大概还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吧——向前走。”

听到命令，死者向前走了一步，然而步伐中完全没有我们生者走路时的自然感觉。笨拙、僵硬，看起来就像是在水里走路一样。范海辛教授脸上浮现出讽刺般的笑容。

“马上距离弗兰肯斯坦制造出第一个弗兰肯就要一百年了——我们却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军事用和工业用的弗兰肯已经从英国本土普及到加拿大、印度等殖民地，但制造出与生者行动高度相似的死者，现在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听哥本哈根的同事说，”苏华德教授像是把学生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对范海辛教授说，“有一套名叫‘整体协同’的四肢控制系统比较有希望。”

“非线性控制，我听说了。据说相当恐怖。动作无限近似于生者，但还是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差异——同事说，就是那种差异带来的恐怖感觉。”

“是‘恐怖谷’吧。”

这时候响起了下课铃声，两个人回过神来。范海辛教授在我们这些沉默的学生面前露出抱歉的表情。

“对不起，完全沉浸到我们的世界里了。刚才我们说的是十分高深的灵素建模话题，下一次由苏华德给你们介绍吧。能给各位上课，我十分荣幸。”

说完，教授施了一礼，学生们也礼貌地鼓掌回应。

“死人是那样复活的啊。”

跟着其他学生往教室外走的时候，韦克菲尔德兴奋异常，简直恨不得重新看一次。我把笔记本收进包里，整理衣服，打算离

开教室的时候，有人从背后喊住了我。

“华生。”

那是苏华德教授的声音。我回过头，只见苏华德和范海辛两位教授在看我。

“放学以后有点事情要和你谈，范海辛教授也在。稍后请到研究室来一趟。”

II

我和两位教授一起坐上四人马车，在伦敦的灰色天空下，肃穆地前往摄政公园。路上与出租马车、两轮马车、公共马车、厢型马车等等形状各异的马车擦身而过，大半车夫都是死人。如今伦敦的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全是死人了。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的车夫是生者。

“要去哪里？”

我问苏华德教授。教授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词句。

“华生，你认为自己是爱国者吗？”

我感到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实在不合情理，不过还是应了一声“嗯”。

“我是女王陛下的臣民。”

“非常好。对了，我听说你今年从医学部毕业之后会去军队？”

“是的。毕业之后我会去内特利进修，为了做一名军医。”

“那样的话，之后恐怕会去印度或者阿富汗。你做好思想准